

目 录

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代菊菲	(1)
忆劳模会上发展党员·····	毕先宽	(11)
吴举宜事略·····	霍凤栖整理	(13)
令人发指的惨杀案件·····	张新吾	(25)
蔡江县留学生补遗·····	潘德潜	(28)
三江镇的交通运输·····	万邦荣	(37)
杨建庭智惩恶奴(掌故)·····	钦贤搜集整理	(50)
南宋古墓清理纪实·····	林必忠 曾方煜	(54)
曹天泉其人其事·····	东溪镇志办公室	(56)
草药名医傅占清·····	梁仲恒	(60)
在青年军202师605团受训琐忆·····	杨大辉	(66)
我所知道的树仁中学·····	霍正依	(71)
一张城防作战配备图·····	张 琪	(74)
话说曹沛·····	竹 天	(77)

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代 菊 非

(一)

我出生于封建礼教之家。伯父代子仁，是举人，做过数十年学官后告老还乡，晚年为桑梓编修县志。蔡江最初的续县志四卷，是他编纂的。

父名代敬三，是个穷秀才，清列封文林郎，本有会进之资，因家贫无路费，未上京应考，终生教书为业。

大母王氏，终生不育，年过四旬，劝父纳妾，请媒求婚，后娶生母张氏。

张氏生母娘家贫贱，背盐下苦力为生。

生母所生兄妹共三。哥哥训诚字意良，他三岁发蒙读书，稍长，学中医，后以医为业。他一生酷爱书法，尤善雕刻。

姐姐训书字秀清，四书，五经，无不熟读。老父宠爱，不准缠脚。她想将来女扮男装，好下科场。谁知出阁后，妯娌比脚，一切重活，都推大脚。家务繁重，劳累过度，悒郁而亡。

我名训文字慧卿，别名幼纯，逃难时名觉非。清匪反霸

时，因私章遗失，又改成音同字不同的菊菲。行年四岁，生母辞世。从此，我成了一个元娘儿。

我幼年时记忆力强，父亲所教的“女儿经”、女四书，诸子百家名篇等，皆能倒背如流。稍大，犹善女红。嫂嫂过门后，很喜欢我，她私自请媒与她弟弟危直士求婚。开始，老父不允，嫂嫂总说她弟弟能攻书，好文学，子弟可造，将来还会成为国家栋梁。父亲要看文章，文章又寄来二、三卷；父亲未见人，不放心，他不揣冒昧的人也来了。父亲点了头，嫂嫂娘家急急忙忙就把婚书送来。这样，我的终身大事就定了。

父亲教书，认真诚恳待人，他学识渊博，教学有方。如綦江第一任县委书记邹进贤，小时很调皮，在父亲教育下，他发奋攻书，后来品学兼优，受到人们的赞扬。

(二)

邹世兄进贤在成都读中学时，不知他什么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回綦江来，他工作得有声有色。

一九二四年，危石顽由重庆联中毕业回綦，鼓励我反封建。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同学们在教室门前洗头，都说，我们这头发长长的，梳洗不方便，不如象男人那样剪个光头。伍清华先生从外省剪了头发归来，他也宣传剪发的好处，他说，那个最勇敢，我就给那个剪。我说，我勇敢，我先剪。伍先生提起剪刀，“咔嚓”一声就把我的头发剪下了。我剪

了，其他一个都不剪，喊我“代秃秃”。我的小侄女哭道：“么爹，你剪了头发，我去与爷爷告，你要挨打！”放学回家，见了爹爹，心里“咚咚”跳，背抵着墙壁，脸向父亲，不敢动。爹爹说，积明说你剪了发，过来我看一下。他把我的头摸了摸，笑着说：“剪了好，剪了好！好女扮男装下科场。”这样，我那颗高悬着的心才落了下去。

教语文的潘志寰先生听见城内外都有人议论，女学堂出了个“尼姑”。他感叹这个社会如何能改造，如何能进化？我往街上过，有人指手划脚的说，那个就是“代秃秃”。在学校，同学们也喊我的“秃秃”。潘先生出作文题，写个剪发之利弊，请大家来评论。同学们只知喊我的“代秃秃”，做起文章来就说不出充分的理由。我在作文中写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矣！设非只能女孝男不孝乎？男人之头能剃，女人之发然何不能剪？岂不自相矛盾……”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慢慢地，社会舆论低沉，同学和群众不再喊我的“代秃秃”，女人剪发的越来越多了。

(三)

暑假，重庆联中毕业的学生和原有的教师们，借我们的女校办暑期补习学校，同时演话剧宣传革命。这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而且也很不服气：她们男人能演新剧，我们女人未必不能演？于是，就在妇女杂志上找了一幕叫“一万元”的

独幕剧来练习。当时，潘先生是同意我们演的。后来，他说，危先生演女角，街上人喊他小旦，二天那些家长岂不说我开戏院吗？我说，潘先生，世界是人创造的，移风易俗是人为的，我们演剧的风声已经传出去了，我们虽是小学生，也应该讲信用呀！潘先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们拉好的幕布扯下来锁在庶务室里。谁知窗子是纸糊的，戳个孔就把它拉出来了。第二天，我们还是把排好的剧演了。收幕布时，潘先生凶恶的态度激起公忿，我编一幕讽刺维护封建礼教的剧来演，其中有个潘驼背是我伴演的。次日，潘先生来上课，在讲台上很冒火，她说，演我的潘驼背，比打我的耳光还痛。下午，男校又派霍步青，危直士两位先生来给我说，叫我主动与潘先生道歉，我照着做了。这是蔡江县女子第一次演话剧。

(四)

一九二五年春天，调来一个程志筠先生，他教高二班的国语。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胡平治、程志筠两位先生召集全校同学开会，要我们成立学生会。选举结果，我当选为学生会长。同年，又成立妇女速行励进会。女教师全部参加，大同学也参加，缝纫班的也有一些人参加。从此，无论搞什么活动，都由学生会出面。

一九二五年的“双十节”，我送父葬归来，麻腰带都没有解，邹进贤先生就来喊我到女校去，我有点胆颤心惊，怀

疑是演潘驼背的事，怕邹世兄处分我。邹世兄请我到小会客室去谈话，我的心更紧了。来到小客室，谁知他和颜悦色的说，世妹，你很勇敢！你能冲破旧社会的势力前进，我希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必须有强大的组织才有力量。我问：“什么组织？”他说：“你要保密，任何人面前都不能讲，这个组织就叫‘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要推翻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就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敌人的刀架在我们的颈子上不要怕，敌人的枪抵着我们的胸膛不要哭，思想上作这样的准备未必就牺牲。”

这次谈话以后，就由程志筠先生领导我们，每次开会都在缝纫班那边荷花池的黄桷树下进行。

一九二六年春天，女校又调来一个程仲昌女先生，她暗中协助程志筠。她的活动能力，比程志筠强。她来不久，就发动我们成立各界妇女联合会綦江分会。她还叫我们学生会到各乡场去宣传，帮助各地成立各界妇女联合会。接着，她又组织大家成立学生联合会綦江分会。当时，县城男女两校都有学生会，学生会下设总务部、组织部、妇女部、宣传部、教育部、卫生部等。部下还设有股。女校的总务部长（即学生联合会的会长）和男校的妇女部长由我担任。

（五）

一九二六年五月三日，我们在男校欢迎巴县第六高小旅

綦整队归来，路过我家门口，我哥哥狠狠的在我背上打了几下，说：“你还在东宣传、西演说的，‘危老六的脑壳都下地了！’我当时差点昏了过去。但不敢问，一问哥哥又要打我。又过了几天，哥哥由男校上课回来说，危老六还没有死，他从粪池里爬起来，翻墙逃脱了。么妹，再去宣传、演说，我那里碰见你，就在那里发财！”。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党把危直士、霍绍文两位同志调到东溪镇教书去了。东溪地处川黔要道，连年兵灾匪患，田土荒芜，“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危、霍两同志去东溪后，组织学生宣传，组织公民会阻米出关。五月二日下午，危直士的二哥危国士见黔军进场，到校通知他避一避。二哥刚出门，就被黔军捉住。他听见枪响，忙躲进霍绍文先生的床脚下。霍正患伤寒卧床不起。在学校找不到危直士，黔军集合到街上去搜查。危乘乱兵集合之际，钻进厕所的粪池里躲起来。夜深了，他从粪坑里爬起来，翻围墙，穿刺芭林，跑到一家农民的灶门前，睡在柴草堆里，直到五月四日，才躲过了这场灾难。

自“东溪米案”后，许多人对共产党都视如洪水猛兽。从此，危直士倾家破产，生计维艰。家庭强我“自动”毁婚，要我说这是老父生前包办的婚姻。表兄王握如说，你毁亲后另外给你选入户，还把给大母的一百担租补足，由你继承五十担。其实，他的用心是要我与危直士断绝婚姻关系，然后杀掉危直士就无后顾之忧。

危直士与我是同志，是战友，我只能雪里送炭，不能落井下石。婚约不能毁，我哥哥常常打我，我哭不敢放声，泪往肚内流。毁婚，给我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和忧伤。他们硬逼我不下，把我送到老酒房深院内读私塾，目的在於与危直士隔绝，所以危去东溪时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在老酒房呆了一段时间，又悄悄回转女校读师范班。邹世兄趁天黑来女校对我说，训文，直士之危，要你才能解救，组织关系你千万不要说！将来的关系还多，你要顶住！顶住！你要做一个女中的英雄……说着说着，他转身就走了。邹世兄的话，给了我斗争的力量。

(六)

一九二六年下期，我进了校址在重庆大溪沟的“中法大学”。

校长吴玉章，教务主任杨道容，事务主任桂万年。中法大学是四川的红灯，每到星期日都要进城宣传一整天。

二六年的“双十节”，我正在中法大学读书，程志筠来找我去瓷器口创办贫民学校。贫民学校开办之初困难重重，不是一张招生广告贴出去就有人来报名，要经过多方面的串联才能开课。中法大学的学生，按规定都要轮换去办平民学校。时间是两个月轮换一次。

二七年，家庭不准我去中法大学读书，我的经济没有独立，只好就在綦江读师范班。

自“三、三一”惨案后，刘湘派国家主义者孙一中来争夺教育阵地。孙一中到学校来找我，我不卖他的帐，他恼羞成怒，亲自写牌告开除我们八人。

他牌告上写的是：

代训文——共产党首领危直士之未婚妻。

张湘培——前任共产党教育局长潘志寰之妻。

潘觉民——潘志寰之女。

接着是程如昭、赵德书、喻大林、罗世华、张正楠等。

另一块牌告上写的是：

“读师范班者，家长赔费；收容共产党知名不报者，财产充公！”

我哥哥见此牌告，挑起大门扛到学校来找唐昭明教育主任交人。当时，我们聚在寝室里草拟请求綦江全县各机关法团主张公道，维护公理的“告綦江县父老昆弟诸姑姊妹书”。拟好后，由学联会油印，再组织小同学去散发。

第三天，县长宴云鸾来到学校，把我们八个叫去，威胁我们签字，扬言要送重庆反省院。我们被逼着离开学校。我哥哥在家里准备了一把刀，一根绳子和一盒鸦片烟，等我回去认死。我隔房的十哥代诚阶见事危急，忙接我去他家暂住。“东溪米案”的罪魁祸首夏逸言获知此情，到枣子园与王握如策划，暗地支使我哥哥把我抓回去，用棕绳捆绑，打得我皮开肉绽，遍体鳞伤，逼着我死。老母目睹此情，痛彻肺腑，跪在哥哥面前喊“儿王”，求他免我一死；十哥、十

嫂、么嫂也来说情，哥哥才没有继续打我，逼我。过了几天，哥哥对我的态度开始转变，但我怎么也想不通——王握如、夏冀言逼我与危即断绝关系，我能毁婚吗？毁了婚就等于是投敌。岂不辜负邹世兄对我的教育！我宁死不屈。天将黑，我到荷花池边痛哭一场，翻过栏杆，脚刚沾水，不料霍栗如先生一把将我拉住，劝我拿出勇气来生活下去。以后又题词鼓励我：

“世界耕耘者太少，”

收获者真不少。

我盼你作一个女界的中坚，

我盼你作一个世界的耕耘者。

更盼你不要时发怨气

为革命保重身体！

过了几天，陈硕凡叫他的女儿陈光珍、陈光恒等接我过河到他家去与他们共度暑假。十天以后，她们一个个都上学去了，凄凉，悲伤，痛苦不断向我袭来……一天下午，唐尉告诉我：你们班上有很多同学要去江津读女中，你去不去？我当然要去。我给十哥写信，请他转告老母，给我点学费，我好去江津读书。当天傍晚，家童王素发来接我，他说，姑小姐，十老爷劝了你哥哥，他不再打你了，你回去吧。在家里收拾两天，第三天，哥哥亲自送我上船。我告别蔡江，去到江津。

(七)

在江津，我报考了女中和职中，两校榜上有名。当时危直士住在丰都，他知我已到江津，从丰都赶来把我接走。到丰都后，危在丰都中、小合校教国文，我去师范校插班。同年双十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小学部有个同学告诉我：不好了，当局关起城门搜捕危直士先生。我连忙进屋，把保密文件烧了。过了几天，见无动静，我们离开丰都去长寿，在马颈子作短暂停留，然后取道江北陈家嘴。在陈家嘴，和搞农运的同志住到一起，同办平民学校。不久，危直士奉命去邻水组织党委，我继续留在陈家嘴办学……。

时过境迁，转瞬就是半个世纪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记忆力日渐衰褪，就此搁笔。

忆劳模会上发展党员

毕 先 宽

一九五二年九月，我调到县农协会工作不久，县委、县政府决定召开五二年度“农业劳动模范大会”。某天晚上，高政委对我说，地委有指示，叫我们马上举办建党积极分子训练班，为发展新党员打下基础，我们现在正筹备召开劳动模范大会，能否在这个大会上发展新党员？我说，可以。但是，为了保证新党员的质量，必须先做好工作。高政委接着说，经过征粮剿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目前又大搞互助合作，发展生产这一系列的群众运动，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涌现了大批的农民积极分子，这些都为我们这次在劳模会期间发展党员打下了基础。最后，高政委指示，要我负责这项工作，并通报各区委，请他们报名单来。

根据高政委的指示，我召集县委书记罗祥麟，组织部的卢刚、韦建勋同志一起研究，统一意见，随后派几个同志下到各区去，区委很重视这项工作，亲自找对象谈话，了解情况，很快，各区报来的对象名单共十五名。我将收集到的发展数字向高镇如同志作了汇报，他说，抓紧做工作，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多发展几个好的。

劳模大会召开前夕，我们专门召开有建党人员名单的区

—— — — — —

委领导同志会议，进一步了解情况。会议期间，各区都安排了专人做工作，经过再三反复的审查，这次够党员条件者有六人，这六个同志是金玉珍、叶树云、杨玉林、牟有才、张绍银、胡××（记不清名字）。向县委汇报后，经县委同意，由六人分别填写入党申请书，入党自愿书，一切就绪后，在劳模会议结束的头一天晚上，举行入党宣誓。高镇如同志代表县委到会讲话。

这次劳模大会上发展新党员，是解放三年来蔡江县委第一次在农村发展党员。为后来的举办农村建党积极分子学习班起到了推动作用。

吴 举 宜 事 略

霍 凤 栖

按：本文根据县工业局，李忠义、廖德富供稿和王振中、吴湘浦、池永成口述记录整理，因限于资料，对吴举宜生平事迹，只记其梗概，特别是对吴举宜的生活言行，品质性格，知之甚少。现将“事略”发表，以征求补充，修改意见。

吴举宜，字安义，四川省綦江县东溪镇人，生于一九零三年九月。幼入私塾，继入东溪安里高等小学堂读书，一九一八年秋，考入重庆府联合县立中学堂，于一九二二年夏毕业。同年秋至一九二六年春，曾先后就学于杭州工业专科学校和上海政法（或持志）大学。举宜学习勤奋，记忆力强，诚实俭朴，少年有志。求学期间，家庭虽然富有，但在地方上毫无政治地位，常受封建豪绅的歧视和欺压。因此，举宜从小对封建土豪势力就有了反感，有自由平等的自发要求。青年时期的吴举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他目睹帝国主义侵略欺凌我国的情况和国内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渴望有一个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并认为我国国弱民贫的根源，

在于文化落后、工业不发达，故对清末民初以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极表赞同。

吴举宜的父亲，名文藻，字长发，原配韩氏，有二男一女，举宜行二。韩氏歿，续娶彭氏，生二女一男。长发商賈出身，以经商致富，因见县南赶水、石壕一带，铁产资源丰富，遂从事铁业经营，先后在龙井湾、吹角坝、小角沱开设铁厂三家，进行土法（黄瓜炉）炼铁，名其铁号曰“复兴隆”。

一九二六年春，举宜奔父丧辍学回乡，继承父业。为实现其“实业救国”之志，遂以“复兴隆”铁号为基础，决定创办一个从小到大，从土到洋，自产、自制、自销的钢铁企业，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并籍以发家致富，光耀门庭。于是进一步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努力扩大经营，不十年，“复兴隆”铁号，遂由三家铁厂，发展为八家铁厂，两家锅厂，吴一跃而成为东溪巨富。

（一）

举宜事业心强，有坚强的毅力，虚心好学，擅长经营管理，每办一事，一定要办成功，办出成效。他继承父业不久，很快就精通了业务。民国初期，东溪、赶水一带，已有私营铁厂三、四十家，为了发展綦江铁业，举宜首倡联营。几经筹商，终于同当地几家较大的铁厂，达成协议，集资二十万元（银元），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联合成立“东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原或东原公司），吴举宜任

董事长兼工程师。一九四一年，在举宜的倡导下，公司又进行了增资改组，扩充资金为一百万元。在改善经营管理的同时，为了提高产品产量、质量，吴举宜不但亲自下厂向工人学会土法炼铁的搪炉技术，而且运用所学科学知识，依靠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刻苦钻研，积极进行技术改革，先后改黄瓜炉为二至四立方米的小高炉，改冷风为热风，改白口铁为灰口铁，特别是对铸锅工艺的改进，更是精益求精。因此，东原业务蒸蒸日上，使綦江“东原铁锅”成为畅销省内外的名牌产品。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技术不断革新，业务不断发展，故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前，东原公司已由炼铁、铸锅，发展到金融业，机器铸造业等方面。这时，公司已拥有铁、锅厂十五家，银行两家，机器铸造厂一家，并先后在重庆、遂宁、川北（驻合川合阳镇）、射洪、乐至，蓬溪、羊溪镇、太和镇等地，设有八个办事处，职工人数达一千五百多人。吴举宜除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工程师外，还身兼其他厂、行的董事长、经理等职。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后方经济发生了极大的波动。各官、商银行将大量资金倾注到上海及其他收复地区，进行投机买卖，重庆银根奇紧，物价猛跌，利息高涨，工商业一片倒风。东原公司所投资经营的“安康”、“同丰”两银行亦相继倒闭，中国机器铸造厂因受美货倾销的冲击而被迫停业。两行一厂的倒闭，使东原公司损失达亿元（法币）以上。加之产品无法销售，利息愈累愈多，形成资

不抵债，公司濒于破产。此时，东原股东纷纷主张破产抵债。在此关键时刻，举宜力排众议，坚持继续经营。于是团结广大职工，群策群力，多方面求援，终于筹得一亿多元，渡过难关，恢复生产。重振旗鼓，再起东山。

吴举宜所创办和苦心经营的东原公司，在我省工业生产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各兵工厂所需生铁原料，对广大人民所需饭锅和制盐业所需盐锅，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解决了当时国计民生中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为綦江人民争得了荣誉。

（二）

吴举宜热心教育事业，乐于扶持后进。一九三九年夏，他同中共党员陈毅乔（李冰洁）、夏经权（夏奇峰）、邓后炎等一起，以东溪牛王庙为校址，创办了东溪中学，九月即开学行课。学校筹集一万元的经费，举宜即捐赠半数以上。一九四零年初，该校被四川省政府以“共党活动盛行”为由，于五月下令查封。一九四一年一月，吴又与县人王一农等于升平乡创办了渝南中学，王一农任校长，举宜先后任董事、董事长。同年八月，又约同陈光伟、陈甸清，张笏堂等，在东溪创办明明中学，九月正式开学，举宜任校长。学校经费，由吴首捐三千元，陈光伟二千元，陈甸清捐田租二十石，作为基金。随即以五百元在东溪象鼻子山下买地皮二千五百平方米为校址，兴建一幢飞机型校舍，于一九四四年